

智利大楼

地点：德国汉堡

建筑师：弗里茨·霍格尔及艺术家理查德·库奥尔

项目年份：1922—1924

推选人：埃里克·派瑞——埃里克·派瑞建筑师事务所

智利大楼捕捉到了德国文化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瞬间，那是表现主义的繁荣期。由于大楼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因而从中不难看出当时人们的乐观主义和复兴精神，哪怕那段时光甚为短暂。

我的青少年时光是在利物浦度过的，跟汉堡一样，利物浦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港口城市。我的祖父是一名轮机员，曾为多家与远东有贸易往来的航运公司工作。那时候的利物浦码头排列着一艘艘船只，鳞次栉比，像一个个来自远方世界的信使，船头高昂耸立，在19世纪建造的高大城墙上投下了一大片阴影。这种至今还深深吸引着我的商业航海精神，在智利大楼上也有着深刻的体现。

同时代期刊《瓦尔马斯建筑月刊》曾在1924年刊登过大楼完工的消息，我曾读过该篇报道。而初次登门拜访还是在一趟公务旅行中，那次是专程去鲁尔观看彼得·拉茨的开创性景观作品。如今我对汉堡这个城市已了如指掌，并多次参观智利大楼。

智利大楼的设计师是弗里茨·霍格尔。霍格尔出身于建筑工匠世家，深受汉萨同盟砖砌传统影响。无论是宗教场所还是世俗建筑，都少不了朴实无华的砖块，一切非凡创造都以此为基础。智利大楼的设计不仅体现了这种接地气的传统，也在精神上与布鲁诺·陶特于1917年在《高山建筑》中提出的深奥晦涩的理想主义和同时期莱昂内尔·法宁格倡导的立体主义不谋而合。

如今智利大楼是一幢民宅，几十家公司在此办公。但设计初衷和康托尔斯大楼一脉相承，是幢集仓库、办公楼以及住宅区为一体的

传统商业大楼。大楼底层配有中央庭院，公共通道和零售店面，多孔性的建筑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其实是幢具有城市功能的商业大楼。

智利大楼作为庞大的独立个体，其规模需要两个入口。这两个入口分别位于中央公共庭院的东西两侧。一条公共通道朝易北河码头倾斜，由北往南从楼下穿过。通道上有两扇承重砖拱门，每一扇拱门下竖立着6根巨型混凝土支柱。这些支柱及拱腹就工艺而言本身就是艺术品，同样被称为艺术品的还有大楼宅基四周亭子般宽大的门廊。门廊的装饰是建筑陶瓷，细节精美。

这些手工元素见证了霍格尔与雕塑大师理查德·库奥尔的密切合作。1880年，库奥尔出生于梅森并在那里长大，梅森是传统的德国陶瓷工艺中心。在德累斯顿求学之后，库奥尔追随弗里茨·舒马赫来到汉堡。当时的汉堡由于19世纪末霍乱流行而饱受诟病。舒马赫临危受命，担任汉堡城市总规划师，重建了这个商业城市。

把办公大楼设计成工作场所，提升城市形象这一想法深得我意。我认为智利大楼在很多层面上给人以启发——和其他伟大的城市建筑一样，这是对城市规划的高明回应。亨利·斯拉曼是大楼的主人，曾一度被认为对汉堡商业界前景投资过于大胆冒险，但很快大楼就成为这座城市最具象征意义的形象之一。

大楼的设计不仅展现了阳刚之美，同时也体现了呼应性。要在一个200米长的空地上建一座那么大规模的大楼，真的需要一定的勇气。作为当时欧洲最大的办公楼，光入口就有好几个，窗户多达2800多扇，然而整体看上去

并不霸气。相反，大楼曲线形的墙体在泵房街和伯查德大街转角结合处达到最高点，看上去就像一个“船头”，成为其标志性形象。几乎在同一时期，德国建筑师密斯在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希高层办公楼方案中对玻璃也做了同样的处理。然而这一次我们坚定地站在汉萨同盟这一边，因为这样的建筑表达既清楚又独特。

霍格尔打造出一幢城市综合型大楼，这种设计非常务实也很理性，但就像博罗米尼设计的罗马圣飞利浦·那离礼拜堂那样，万物并非皆是对称——比如受城市现状限制，只能往高处建楼。霍格尔用城市术语来思考问题，认为大楼的中空广场应横跨城市通道，尽管这意味着贯穿大楼的通道就无法处于中心位置。

绘制480米长的立面图是一次大挑战，显然霍格尔做到了这一点，他通过不同的距离估测出大楼受到的影响。他还发明了统一的阶梯型檐口来帮助读取数据，调整大楼尺寸来应对新的周边都市规划。在大楼临街面有一些风格鲜明的细节，我们称之为“整体设计中的小插曲”，其中很多地方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沿着泵房街大楼外墙立面优美的弧线。

一旦这种建筑类型的结构逻辑建立起来，霍格尔就能凭其出众的才能打造其外立面。他对砖块的运用表明了这种设计非常巧妙，让人联想起巴塞罗那建筑师高迪的作品。每次我设计砖砌建筑，都发现自己被其过于普通单调的外立面弄得灰心丧气。我之所以推选这幢建筑物，部分原因是为了映射出当今时代建筑构造缺乏刚毅，建材使用老套路的现状，尤其是在汉堡。

砌砖工艺的结构非常容易理解。窗户上



方和下方的平直面板很简洁，在拱门上方显眼的区域中，面板呈现出丰富的砖编纹理。三角垂直立柱从双层挑高的底楼一直延伸到檐的下侧，外墙表面显得既结实又突出。为对应窗墙之间的比例，砖块排列依次每隔6层就有变化。艺术感和建筑往往在建造过程中被割裂开来，而艺术感总是等到建筑完工后才被人想起。但在这里，建筑师和艺术家进行了亲密的对话，他们联手产生的效果远胜于单独两方面加在一起。

如今的智利大楼还在按照设计初衷运行着。尽管大楼本质上为被动控制系统，但由于新颖的底层结构，它具有巧妙的服务分配体系。公用区域的内部装饰简洁而庄重，外观在未来几个世纪内也不会过时。就城市可持续发展性和美学角度而言，还没有多少当代建筑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

智利大楼的一端为船头形状，预示着楼主的商业贸易劈波斩浪，扬帆远航。



智利大楼的两座庭院之一。所有的立面都为线条砖。

砖墙建筑典范 智利大楼的建造者是航运业巨头亨利·B·斯拉曼，大楼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他靠从智利进口硝石而发了大财。斯拉曼委托弗里茨·霍格尔为当时的汉堡新商业区设计一幢10层建筑，该商业区也是欧洲第一个办公专用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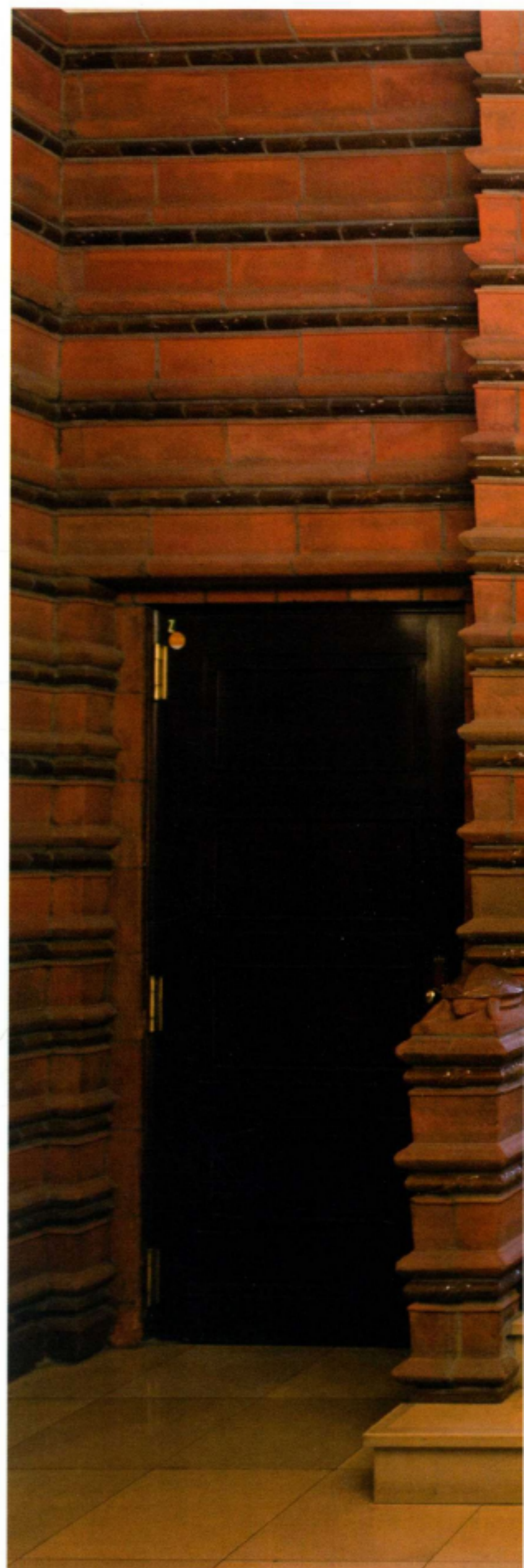
为了把两块不规则的建筑用地连接起来，霍格尔把大楼建在紧贴易北河的狭窄的费舍尔特街道上方。这幢巨型建筑有两座内庭院，分别位于该街道的两侧。大楼的一端在泵房街和伯查德大街两条街道交汇处呈现出尖锐的角度，让人联想成船头。整幢大楼为加强型混凝土框架结构，用了总计达400多万块深色煤渣砖，具有理查德·库奥尔的雕塑设计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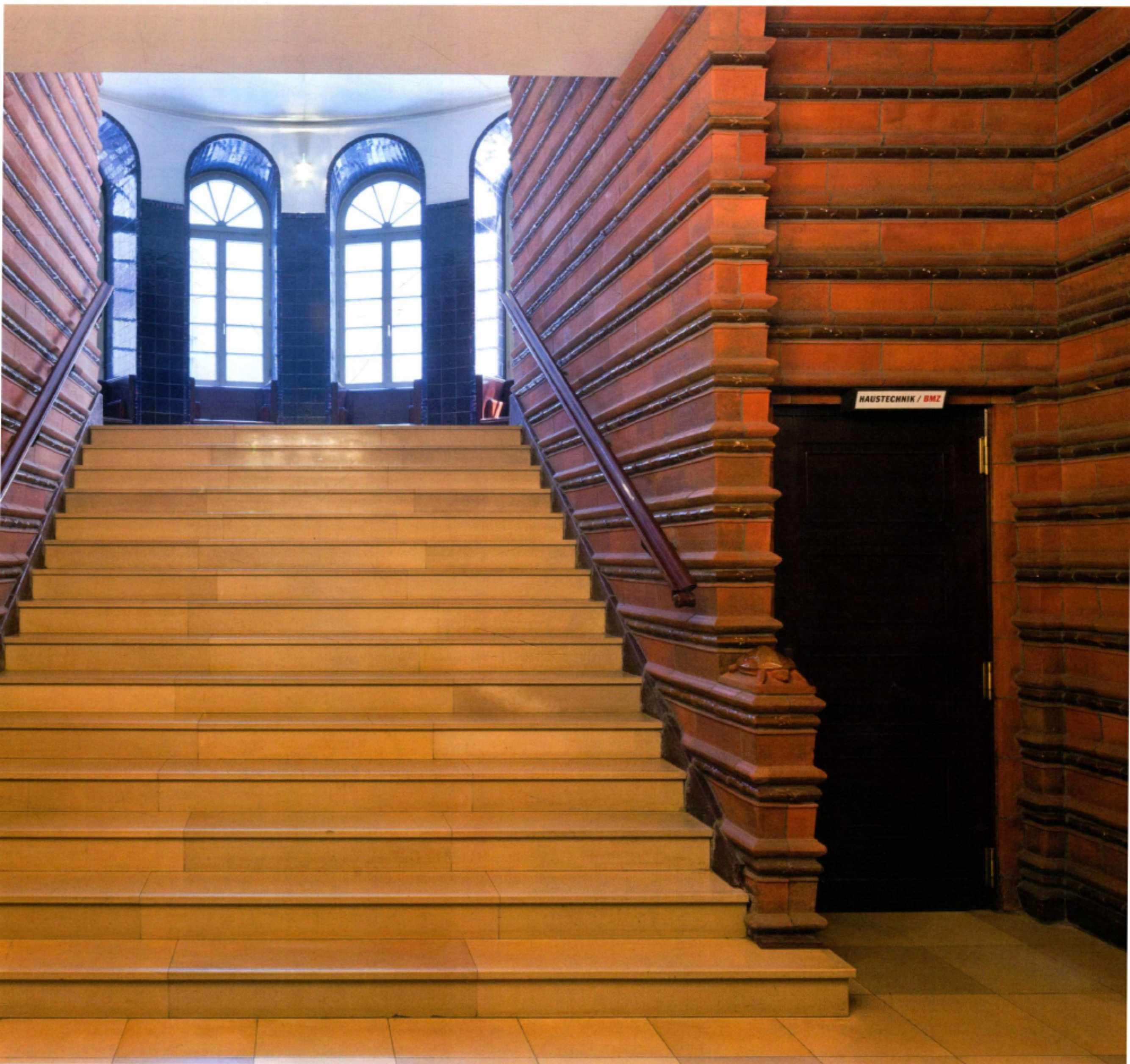
近一个世纪以来，大楼仍旧保留着原始的特征，包括半公开入口大厅。开在底层的零售商店及咖啡馆也吸引着更多的办公楼租户入驻。



上图：两座公共庭院中较大一座庭院的内入口处之一。大楼的名称跟楼主从智利进口硝石有关。

右图：智利大楼的半公共入口大厅由釉面陶瓷排列而成，埃里克·派瑞对大楼“简单而高贵”的品质赞赏有加。







克里斯托弗·伊戈利特和大卫·韦斯特在关税同盟煤矿区，该区目前为各种后工业用途提供服务。